

遵义文从第五辑



那些年 那些人

本书是作者作为上海知青在遵义农村插队生活写实，书写了自己下乡十年的风雨际遇，探索了人性百态。

na xie nian na xie ren

陈志新 /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纪实小说

那些年 那些人

na xie nian, na xie ren

陈志新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站起来的土地:中国余庆“四在农家”新农村建设
纪实 / 李发模, 陈忠禄, 钱再伦著. —贵阳:贵州人民
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 - 7 - 221 - 11394 - 8

I. ①站… II. ①李… ②陈… ③钱… III. ①纪实文
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2187 号

站起来的土地

——中国余庆“四在农家”新农村建设纪实

李发模 策划指导

陈忠禄 钱再伦 执笔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贵州人民出版社 |
| 地 址 |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|
| 责任编辑 | 龙建人 |
| 封面设计 | 熊 锋 |
| 印 刷 | 贵阳经纬印刷厂 |
| 规 格 | 787mm × 1092mm 1/16 |
| 字 数 | 240 千字 |
| 彩 插 | 8 |
| 印 张 | 17.375 |
| 版 次 |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2000 |

那些年

那些人

陆康

陆康：澳门美术出版社社长，文化部中国篆刻艺术研究员，上海书画院画师。

序

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四十五年祭

我与作者是中学同学，长大后我搞摄影，他喜文物。虽都在“文”与“艺”堆里滚爬，却是各骋其性，甚少兴趣上的交流，只凭“同学”这条根脉，维系着些许瓜葛。退休了，他说要写点什么，算是对青春的祭奠。要我先看看，像个什么“东西”。

粗看之下，确实不像什么东西，因为无法用现成的文学形式来“框”它。问他这是什么，他说是小说，是可以给姜文或贾樟柯导演成影视的文学脚本。用的是绘画上“散点透视”的手法，可以给读者多一点思考探索的空间。央恳我静下心来，再读读。

细“读”以后，果然有些名堂。中国有句老话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”。工艺品与艺术品的区别在于，不仅是“好看”，更是必须“耐看”。一件作品能“引人入胜”已属不易，要做到“耐人寻味”更是难能可贵，也就是所谓达到“雅俗共赏”的“艺术境界”。“俗”的作品能让俗人心迷神游，但“雅人”往往故意给以白眼；“雅”的作品固然有雅人在卖力荐捧，俗人则不免“敬而远之”。要做到不仅“俗人”喜欢，“雅人”也屈尊“被”吸引，是件极难的

事。好看和耐看这是作品本身的特质，也是作者本身的素质；而热闹和门道则是读者自身的修为，看能将作品诠释破译到哪一层。倘若只是些奇人异事曲折巧合的故事，而无真知灼见和一腔热情，那直如伪娘人妖作秀，掀起衣襟丑鄙立显，到底是下滥不入流的。

观赏一件作品，可以有三个层次的眼光：表面层次，内在层次乃至言外的深层次。第一层次是显而易见的诸如线条、色彩、做工等，反映在文学上是人物、情节、故事等；第二层次是经过品味思考之后的感受，诸如背景、意义、象征以及所含的寓言；第三层次是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来对作品的章法、文采、境界乃至行文的韵味、辞藻的雕琢进行讨论。照这个文艺创作的理论，此作似乎是极符合这个评判标准的。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，且不说行文的流畅和文字的精到，譬如“杀猪”一节，表面看来是描绘欢天喜地杀年猪的场景，玩味过后觉出，其实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人与猪的感情，讲的是农民用生存的本能跟暴政抗争。在那个时期，人与人的相处，有时确实不如人猪之情；又如跟“大眼睛”的那段人性本能的爆发，除了揭示被压抑闷刹的情欲，还昭示了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，扼杀了多少天才在社会的底层；再如一次次的挫折磨难，看似是主人公的一道道伤痕，其实是对以“社会”的名义而实行封建统治的控诉……可以说每一个章节段落，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地咀嚼，才能体味出作者的饱含辛酸却不失幽默的正能量。

我又问这么费心耗神地为了什么呢？现在不一定有人会去看。作者激情洋溢说：从浅显的层面上说，想给“知青”这个称号正名，所以副题义无反顾地标上“祭”的格调。他旋又腼腆但神往地说：想写一部关于年代、关于知青的史诗。这让我在震惊之余陷入沉思：长期来“知青”在人们的谈论或心中是个饱受苦难，要人同情且自暴自弃蒙着各色尘土的弱势形象，更可悲的是许多知青本身也是如此认同。为了博取同情，过去的文艺作品常用“孽债”来撩

搔人们的泪腺，这无疑像街上的乞丐，用畸形的肢体来赚得施舍。其实大多数知青并不如此自轻其身，倘用基本的伦理操守来束紧裤带，哪有这么多“孽债”今天冒出来给偶像剧添趣。

黑格尔说：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、小说或圣经……表现民族的原始精神和意识基础……长篇小说的出现，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史诗。雨果说：传统概念上的史诗在最后的分娩中消亡了。现代人已习惯把内容丰富、情节传奇、意味深远的作品称为史诗性的作品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塔索明确提出：史诗是对于光辉的、完美的行为的模仿，借助传奇来激动人的心灵，从而以这种方式来给人教益……史诗有四个特点要素：第一是情节；第二是人物；第三是思想；第四是修辞。

史诗从《圣经》《伊里阿特》《罗摩衍那》到《奥德赛》《尼伯隆格》《伊哥儿远征》再到《依尼德》《失乐园》《格萨尔》等的演变，无不印证了大师们的论述。老子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既然古贤亦倡导不拘一格，今人又何必惧于“史诗”两个大字而墨守成规，枉自仰望自锢。纵观史诗之“史”，亦未必都是“正史”，既不合历史学的要求，更像是“外史”“野史”乃至“相信史”之类的传奇；史诗之诗，也并不一定强调符合诗的格律，只需具备诗的精神、气质、韵味和境界。史诗是关于一个民族或一群人的童话，真正引人入胜和耐人寻味的并不在于它的故事，应在于其对“悲惨——幽默——坚毅”的褒扬，在于其对“历史——文化——人性”的揭示。

如此看来，这件作品确不失为一部关于那个时代那些知青的史诗。对于许多业已丧失了文化想象和艺术追求的拜金今人、对于一些弹冠坐论“现实主义”还是“浪漫主义”的“评论家”来说，作者的想法和意图是不识天高地厚的狂妄，因此文章也必定不合“主旋律”而荒诞不经。这是因为“通行”的观念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概念化的教化模式，习惯于意识形态上的演绎与宣传。

这种“非艺术”的文学倾向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因鲁迅的出锋被“政治”上“正统”宝座，所谓“文艺导向论”冠冕堂皇地粉墨登场，这种观念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发挥到了极致。这是值得世人深思的命题：随流——拜金之外，将意识——艺术容于何地。

作者只是写了一篇“童话”，一篇用穿透的目光写成的“寓言”。他抹去了所有的姓名，也故意淡化了年份，只有“那些年”和“那些人”。他相信隽永的东西，对后世会有用的。道德规范、风俗习惯等社会性的行为模式，随着时代的进化会有所改变，但人的七情六欲、正邪尊卑不会有多大的变化。《诗经》中的欢悦、哀怨、悲伤与三千年后的今人并无多大的差别；仁义礼智信耻勇二千多年来一直规范和区别着人与畜的分野。这些受着社会制度、政治理论、宗教信仰所管制的人的最根本的本质，终究是会比管制它的东西存在长久。

于是我用职业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件东西：用微焦镜观察叶片的脉络和上面闪光的露珠；用定焦镜端详树枝树根以及瘤洞里忙碌进出的蚂蚁；再用变焦镜，终于看清了树木的全貌。创造性是艺术追求的境界，因循与模仿只能是货架上的商品，趋炎附势和忸怩作态状如卖春。真正雅俗共赏的艺术，并不在于半雅半俗，也不应满足于亦雅亦俗，应该立足雅俗之间，又超然于雅俗之上。这是我“啃”完作品后生出的体悟和期许。

相识半个世纪，在艺术的两条路径上平行了几十年，终于在文字这个道口有了交集，实在是件令人欣慰的幸事。但愿作者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，让我们重沐青春的阳光。

陈卫中

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

目 录

contents

| | |
|----|----|
| 下乡 | 1 |
| 上山 | 7 |
| 劳动 | 12 |
| 长征 | 18 |
| 潜探 | 23 |
| 探亲 | 29 |
| 贵阳 | 37 |
| 工地 | 43 |
| 告别 | 49 |
| 教书 | 55 |
| 主课 | 62 |
| 暑假 | 69 |
| 冲突 | 74 |

| | |
|----|-----|
| 散漫 | 80 |
| 运动 | 88 |
| 突击 | 95 |
| 党课 | 101 |
| 蜕变 | 109 |
| 杀猪 | 114 |
| 解救 | 121 |
| 绝境 | 127 |
| 国殇 | 135 |
| 复甦 | 142 |
| 高考 | 149 |
| 病退 | 158 |
| 顶替 | 164 |
| 后记 | 171 |

| 下 乡 |

一九六九年初春，在那“火红年代”里一个出奇寒冷的早晨，上海北郊的一段铁路边人潮涌动，首批赴黔“插队落户”知识青年今天出征。

没有喧天的鼓乐，没有招展的旗帜，没有一切可能引发情绪波动的渲染。在铺着白霜结着冰碴的路基上，一台机车昂着森黑冰冷的头，指着未知的前方，显得特别刺眼。

记忆里第一次与人热烈地拥抱——那是同学和“战友”，临别谆谆：保持联系，任何时光；第一次与人用力地握手——那是亲戚和邻里，轻声祝愿：好好锻炼，早日回来；第一次看到父亲婆娑的泪眼，他是临时从“牛棚”被“恩准”前来送行的，叮嘱是那么亲柔却令人震颤：“好好活着，就是一切。不管家里发生任何事情，‘不闻，不顾，不归！’现在起你已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，一切要靠你自己去应对。”这一年我十七岁。

一声汽笛，引起一阵躁动。车外是踮起的脚，抬起的头，扬起的手：当心！保重！车里早已号啕成了一片。糟糕的是，这汽

笛响了三次，引起一阵响过一阵的告别交响后，才缓缓起动。

我努力使自己现出一副坚毅肃穆状，沉默地点着头，望着渐行渐远的亲友和一直为之骄傲的城市。其实脑海里一片空白，心里空虚得直打颤。车厢里尽管还有小女生嚤嚤的饮泣声，大致还是平静了下来。只是谁也不说话，茫然地看着窗外飞旋而过的城市，仿佛要把这最后的片段深深地刻在心上。

我摸了摸母亲缝在内裤里的三十块“逃亡钱”，记着她的泣血叮咛：这是家里最后的钱，实在熬不住的时候，就用它逃条生路吧；扶了扶腰间的“插子”，那是朋友用锉刀改磨成的：人生地不熟，野兽坏人多，防身保命顶要紧。心中似乎安定了许多（后来才知道这竟是“江湖法则”：有粮有枪，行走天下）。

连日的告别熬夜，此时终于撑不住了，在单调的轰隆咔嚓声中昏昏地睡去了。

忽然被一阵歌声惊醒，原来是心绪稍平后，有人应景应时地哼起歌曲《再见吧，妈妈》。这是一首旋律优美的华尔兹，是那个年代少数允许吟唱的“革命歌曲”。反复几遍后，又有人顺着那节奏哼起其他歌曲，只要有人起个头，马上变成了车厢的大合唱。那时“允许唱”的歌曲少得可怜，就那么几首，大家都会。

后来旋律逐渐“慷慨激昂”起来，直唱到《世界是你们的》语录歌时，开饭了。

吃饭这事，被中国人诠释得最为深刻生动。随着饭匣子的打开，大家的话匣子也一齐活跃了起来。与熟人回忆往事轶闻；与新识打探共同认识的人或知晓的事；有豪爽的“侠士”摆开了“酒饱”（江湖切口：约同道聚会喝酒的意思），喝的是一毛三的白酒“小炮仗”。

我则忙着打听联络同赴一地的人士，交流对彼地风土人情的了解和理解，也算是预作“攻略”功课吧。于是各个车厢间开始流动起来，我到其他车厢去结识同到湄潭的人，又把他们引到我

们这里来做客，互留姓名及原来的学校等信息。好像是在编网一样，给空落落的心灵找一点依傍的枝丫。

两天两夜的无眠折腾，“专列”终于长叹一声停下了。我们到了下乡的第一站，心中无数次描绘和想象过的革命历史名城——遵义。

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，我们得到一个无比尊荣的称号：“毛主席的小客人”。这身份在插队生涯中时时规约着我们，同时也带来不少的便宜。当时确是让我们骤然昂首挺胸，热血沸腾起来。

街上是黑洞洞的木屋黑沉沉的瓦，随着地势的高低而蜿蜒起伏，仿佛来到了古时候。但是今天都被红艳艳的横幅缤纷的旗掩饰着。我们登上迎接的卡车，一路上是白色帕子下一张张黝黑干瘦的脸，一双双扬起鼓掌的手，还有随车奔跑的小孩子。

有人拿出水果糖甚至“大白兔奶糖”洒向人群，无意识中流露出此时此刻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态：感谢？激动？抑或是上海人莫名其妙的自豪和“大方”？

卡车把我们送到市中心丁字口，入住此地最高级的宾馆“遵义饭店”。这是一路上所见到唯一的“现代建筑”，依稀仿的是“上海大厦”的色调和格局，虽仅七层楼，因建在坡上，仰面看去倒也“巍峨耸立”。

它的左边是新华书店，隔街的右边是百货公司。大门正对丁字形的小广场，视野开阔，能看到不远处有一条美丽的小河，河上镶着美丽的小桥，再远一点是一匹葱郁的青山。这种山区小城的格局很美，在城市的热闹中又带着青山绿水的幽静。

夜里大家都兴奋得没法睡，乱哄哄地窜来窜去，生怕错过什么“插曲”或漏掉结识新朋友的机会。

天未亮就被催促着上车。这一次坐的是“巴士”，是那种车顶能装很多货物的长途汽车，开动起来叽叽嘎嘎摇摇晃晃令人心

惊胆战。我紧张地注视着窗外，怕迷路似的用心记着左拐右弯的路径，到后来山路盘旋宛转，就只顾牢牢地抓紧扶手了。在车轮碾在砂石上的“咔嚓啾啾”声中，竟昏昏地睡到了这一程的终点——永兴镇。

永兴位列贵州四大商贾“码头”之一，地处黔北山区东西干线的必经要冲。街上也是黑黑的木房黑黑的瓦，连门板都是黑黑的。房屋比遵义的矮，房柱比遵义的细，歪歪扭扭的显得苍老颓败。凡涂有白粉的场所，便是“国家单位”了：区政府、邮电局、信用社、国营饭店以及医院。

没有欢迎场面，没有开会动员，只有躲闪侧视的目光和紧张繁杂的忙乱：忙着分配公社；忙着分发行李；忙着安排食宿。在国营饭店初次吃上原以为蛋炒饭的“苞谷饭”，以及被要求不放辣椒而显得无措做出来的菜肴。

夜里，女生被招待在国营饭店附属的“国营旅社”，我们这些“臭小子”只能去“车马店”将就了。我们是“毛主席的小客人”，不该睡与骡马同处的“通铺”，被“楼上请”。其实也就是屋顶瓦片下的阁楼，需要在桁架之间钻来钻去。

挂在房架上的一豆油灯，摇曳忽闪着昏黄的亮光。我们和衣靠在床上，把黑油油的被子包住臭烘烘的腿脚。听着骡马满足的嚼食响鼻声，忍着瓦隙间吹来刺骨的寒风，登时一切显得凄凉而且神秘兮兮，神思恍惚间不禁毛骨悚然。

蒙蒙的春雨，把我们困在了街上。领导们善意地认为雨天不宜出行，特别是我们这些“城里的嫩娃”。我们却是不得不忍受车马店的困扰及心焦火燎的煎熬。

第三天上午，雨停了，终于同意放行。

送我们去德隆公社的是一辆满载糟糠饲料的马车，捆上我们的行李后，说是还可以坐人。看那颤歪歪的模样，我们“积极主动”地表示要与骡马“同甘共苦”，锻炼锻炼。

通往公社的路是只供马车通行的乡村“马路”，只有两铺马车宽，粘腻的黄泥上散嵌着拳大的石块。走在刚下过雨的这种马路上，不是被石块绊一下，就是在黄泥上滑一脚，磕磕绊绊的。

这可苦坏了几个娇滴滴的女生。初则“不要紧，不要紧”念叨着慢行，继而顾不得“授受不亲”的古训，要搀扶着才蹚得开步。

终于一步一磕地挨到了公社。知道了我和我的铁杆同学要和两个外校的“惊为天人”的美女分做一堆。

这个分法领导们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，这批知青中我们四个年纪最小，因此理应照顾一下：一则因为“老房子”是全公社最富裕的生产队，吃食不愁；二则男女搭配生活上可以互相照应；三则最主要还是因为“小”，大概还“不谙人事”可免“出事”。

生产队里的老乡们倒是热情有嘉，济济一堂，川流不息。大娘们的嘘寒问暖，年轻人交口夸赞上海，还有孩童们盯着包裹的那种希冀的眼光。

我们嘴里不停地支应着“谢谢，谢谢”，却死守着刚学到的“江湖法则”：不在外人面前开箱解囊！

我们被“优待”在“贫协主任”家的偏房里，一边是堂屋，另一边是猪圈兼柴房。地板踏上去“咯吱咯吱”的，走动起来则是“哐哐”地响。一层薄板隔成里外两间，薄板上有一洞小窗，给里屋漏点亮光。里外各有一架结实的“床”，方斩斩像传说中的“挪亚方舟”，没有床栏无法架设蚊帐。合计了一下，决定暂且坚持“和衣”一夜，明日再作计较。

主意既定，心也定了，夜深人静。

拉开通往猪圈的侧门，想去方便。不料主任家号称“青龙”的巨犬“嗷”地一下窜将过来，连忙退回把门抵住，“内急”也被吓得急了。等情势稍缓，估摸青龙也已回到大门的岗位，把门隙一小缝将我那快憋不住的东西探伸出去，痛快淋漓地撒起欢来，只听得“沙啦啦”动静不小。第二天才知是洒在了人家的干

柴上了。

做了“坏事”心中忐忑，赶紧吹灯避嫌，屏气息声俯身在全部身家的行李上“装糊涂”。

这边厢熄灯宁事，隔壁嚶嚶窃窃的私语声也戛然而止。

一阵窸窣和咯吱后，传来“时而急急如潮声，时而滴滴如落珠”撩人的声音。大概因为动静太大而难堪，不似我等一泻为快，而是时断时续地有节有律。

原来上海带来的“高脚痰盂”，恰如一个放大音响的构造，鼓腹而上下两个喇叭口。

耳闻加想象，令我等“情窦未开”的少年，一股潮热汹涌澎湃，脸红耳热，血脉贲张不能自制，幸而是在“黑灯瞎火”里。

第二天趁着大队支书前来慰问之机，我俩坚决表示要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！滚一身泥巴，炼一颗红心！”支书除了嘉许之外，也不便拂了我俩的“积极表现”。

两个女生似乎是明白个中“情由”的，绯红着脸颊，低首侧目，狠狠地盯了我们几眼。至此，两双少男少女互相还没有搭过一句话。

| 上山 |

经过耳热心悸，艳想纷纷“躁动”的一夜，早上慷慨陈词的一番请战热情没有带来充沛的劲力，拖着越显疲惫的步子，穿过水汪汪的坝田，绕过山腰的小径，转过一个山嘴，进入一片山林，原来在远处看去郁郁葱葱的山上是清一色的松树。

穿出林子见一个山槽，直泻而下到远处，能看见闪光的水田。

老乡说，这里就是两个生产队的分界线了，不仅如此，下面的水田已属于另外一个叫天成的公社的。这里比较偏僻，平时鲜有人迹，却常有“野物”出没，因此要注意安全，要过的话最好约伴同行。

又是一段上行的松坡，说是穿出前方的垭口，就到慈竹坎生产队了。

终于落脚在一个山坳顶上。前后是小山，夹着倾斜排列着的一块块闪着绿色的麦苗和油菜的田。

左边坡脚是水田，有嶙峋的黑石头点缀其间，白色长腿的大鸟在里面散步啄食，时而轮番振翅起舞。听说黑石白鹭的后面是